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03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 挑战与实践路径

崔发展, 罗颖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驱动力。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绿色引领乡村建设方向、数字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文化生产力加速乡土文化重塑、人才助推乡村生活富裕, 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针对产业发展受限、生态政策落实困难、数字基础设施薄弱、观念囚笼禁锢文化发展等问题, 从技术革新、绿色发展、数字治理、聚才育匠等方面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赋能, 可以为乡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乡村振兴; 赋能逻辑;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2-0022-11

收稿日期: 2025-10-27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022JDR0244)。

作者简介: 崔发展(1978—), 男, 河南兰考人,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mail: cuifazhan@126.com; 罗颖(2002—), 女, 四川宜宾人,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必须建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之上。当前正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面对新发展阶段对农业农村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新质生产力, 正逐步成为驱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十五五”规划中, 农业农村现代化被赋予更高层面的战略定位, 乡村振兴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与乡村发展, 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进程紧密相连。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 以绿色发展为方向, 以先进技术为支撑, 能有效破解乡村地区在技术应用、治理效能、文化传承与人才储备等方面所面临的发展瓶颈,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续动能。系统探

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及其实施路径显得尤为关键,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是为适应当前生产关系作出的一次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开展工作。新质生产力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涵盖绿色、数字、文化、人才等多维属性,能够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与生活五大领域系统注入新动能,形成全方位的“赋能效应”,实现以新理念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目标,助推乡村实现系统优化、耦合共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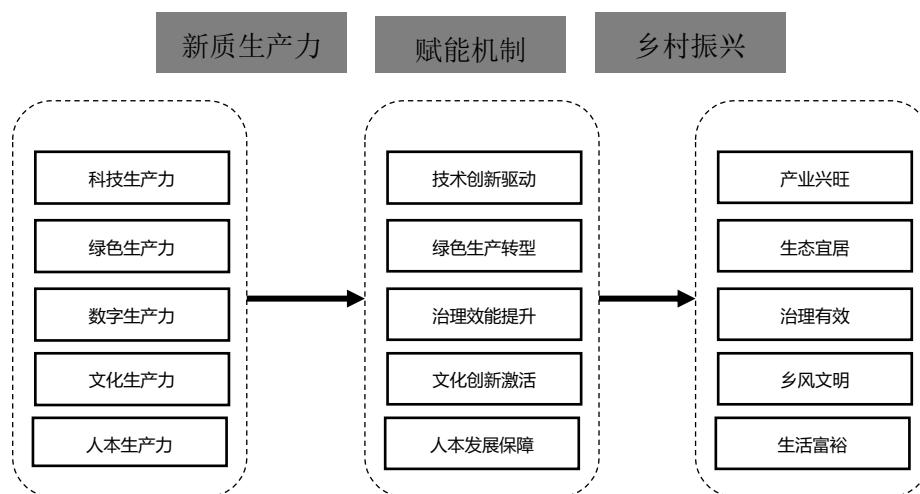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一) 创新驱动：以科技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科技生产力”是农村产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与商业模式向高端化、数字化方向转型的关键驱动力^[3]。以“高科技”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将新生产技术深入渗透到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为乡村产业振兴带来新质生产工具和新质劳动对象,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从而促进乡村产业集群集聚、提档升级,助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科技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态,通过改造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并提高其组合效率,引领生产力三要素实现质的飞跃,以技术革命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其一,科技生产力催生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新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指具备丰富科技知识和拥有高创新能力,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数字技术且与数字化设备高度匹配的高素质劳动者^[4],与传统乡村产业发展相比,在同等条件下新质劳动者可以掌握更多产业生产要素,推动多项产业发展同时进行,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实现乡村产业发展量的积累与质的提升。其二,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更高技术的劳动资料。新劳动资料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传统生产要素在科技生产力的进一步赋能下,催生出更高

技术含量的新劳动资料,从而更新生产工具实现农业种植模式的改变。通过进一步投入智能化设备等先进生产工具,对农作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播种和灌溉,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周期,这种生产方式不仅能节省人力资源以及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提升农作物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其三,科技生产力致力于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创新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石,当今世界,科技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深度契合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促使新业态和新产品出现,能够满足更加多元化和高端的市场需求,甚至培育新的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乡村产业价值链升级^[5],由此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同时科技生产力能够为乡村产业的融合提供高效的发展平台,利用高新技术有效整合多种产业主体资源,在产业链端实现扩张式与传递式增能,构建共享、创新的产业链生态系统,进而推进产业整体优化升级^[6],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供新的动力支撑。在科技生产力的赋能下,乡村振兴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夯实农业持续繁荣和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根基。

(二) 绿色低碳:以绿色生产力引领乡村建设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助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乡村环境建设。发展绿色生产力,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践行。生态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乡村建设要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前进。以绿色理念为指引,赋能新质生产力重构乡村生态系统,突破资源依赖瓶颈,创新发展绿色技术以及着重保护乡村生态资源,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价值转化和协同共赢。

绿色生产力通过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政策导向等途径,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在发展理念上,通过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赋能建设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较传统生产力而言,绿色生产力致力于以高效率、低消耗、低排放的方式创造经济价值,同时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在资源配置方面,通过绿色化和循环化重塑乡村产业体系,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道路。其次,在发展方式上,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形成绿色低碳的循环发展经济运行体系。将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自觉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实现生产力由“能够改造自然的能力”向“科学改造自然的能力”跃迁。针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现状,深入挖掘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路径,加大清洁能源的投入使用,助力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发展。最后,在政策导向上,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赋能乡村产业建设中的生态建设,这一转变,不仅会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更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引领乡村振兴走向更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三) 智能协同:以数字生产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新质生产力中涌现的先进数字化技术,成为数字乡村发展的新动力。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力量,在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下,逐步构建治理工具数字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的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以智能协同的模式助力乡村治理安定有序,推动乡村治理迈向新格局。

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数字生产力能够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其一,数字技术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效能。数字化乡村治理平台通过数据驱动、流程简化与多元协同的举措,突破传统发

展中时空的限制,同时借鉴城市发展模式,有效整合乡村资源,使得乡村治理由人工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数字孪生技术通过高精度建模构建村庄三维镜像,实时映射人口流动、土地变更、公共设施等动态数据,实现虚实交互的治理空间重构^[7]。这种模式助力乡村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加速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其二,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乡村治理主体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和强效作用下,需要塑造与技术跃升相适配的乡村治理主体,强化乡村治理主体调适耦合,弥补技术增值与主体认知之间的不同步性。同时依托数字平台,充分以主体的力量助推数字化技术赋能乡村各个领域,展现治理主体决策的科学性,助力乡村人力资本升级。通过数据要素进入乡村重塑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互动机制,既强调村干部与上级政府实现高效协同响应,又注重激发村民的主体参与感与利益诉求表达,从而实现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适应乡村治理发展新方向。其三,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为乡村治理提供智治支撑。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背景下,按照乡村人民生活新需求,乡村治理者要坚持把新质生产力中的数字化技术融入乡村治理中,最终打造出更加智慧、高效、宜居的数字乡村,扁平化的治理模式有望为中国基层社会带来更加开放、包容和高效的特色治理新局面^[8]。在此基础上坚持强化以新质生产力的“数智技术”为导向,构建和谐的乡村治理格局,赋能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四) 文兴乡魂:以文化生产力加速乡土文化重塑

新质生产力在乡土文化领域的深入渗透,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村民的文化视野和盘活文化资源。乡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制度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乡村之魂,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引领。文化生产力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动力,实现乡土文化自信自强,更好地展现新时代乡村发展面貌,打造新时代文明乡风。

文化新质生产力在乡风文明的传承与保护、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乡村制度文化的发展等领域蓄势赋能,不断激发乡村文化发展新活力。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发展,在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村民价值观念以及精神世界的转变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产力作为先进文化形态,将其赋能于乡村振兴,促使村民摒弃传统落后思想观念的束缚,自觉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提高自我科学文化素养,进而提升村民整体精神面貌,“乡风文明”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基于乡村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数字、云计算等生产要素嵌入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赋予乡土文化从物质遗产向动态资源转型的能力,提高物质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被用于分析和管理文化资源,帮助文化管理部门制定更有效的保护策略^[10]。同时将以历史文化为内核的产业发展不断特色化、多元化,激活文化资源,从而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焕发生机和经济增长。最后,文化生产力使乡村制度文化从“沉睡资源”转变为“发展动能”。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智能技术为支点,通过数字孪生、知识图谱等技术,将日常生活中实行的村规民俗、礼仪秩序等隐性制度转化为看得见、传得开的在线数据,为制度文化的创新发展奠定基础,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夯实乡土文化自信自强的制度根基。实现乡土文化发展良性循环,真正把握住文化生产力的核心内涵,进而科学地体现新质生产力在文化方面对乡村振兴的赋能。

(五) 人才引领：以人本生产力助推乡村实现生活富裕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11]。人才是第一资源，新质生产力中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对乡村振兴中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吸引多元化的新质人才回乡发展，做到“以人才促发展”，引领村民不仅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同样还关注村民精神层面的富有，最终实现乡村生活富裕。

人才引领既夯实乡村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又拓展村民精神富足的成长空间。一方面，乡村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吸引和留住高新技术人才，夯实乡村生活富裕的物质基础，带动农业劳动者提升知识技能。传统乡村发展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助推乡村生产要素跃升以及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乡村发展新业态。在此基础上，乡村通过有效留住人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培养一批能有效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新型劳动者，提升农业劳动者综合素养，增强村民自身业务能力，使村民更好就业。另一方面，人才引领拓展村民的就业收入渠道。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新质人才具备高水平的知识技能，能有效运用数字平台收集整理各类工作信息，为村民实现灵活就业提供渠道；新质人才返乡能够调动传统劳动者积极转向高素质劳动者，增强乡村创业就业竞争力，促使乡村人才结构优化调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12]。同时，新质人才向村民有效普及高新技术与科学文化知识，结合乡村实际，对祠堂等资源进行活化开发，不断完善乡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丰富村民精神世界的重要阵地。村民在乡村发展中由客体转变为主体，主动学习文化知识、积极掌握前沿技术，不断拓展认知边界，逐步形成现代思维体系，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精神富足，满足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为乡村生活富裕持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先进生产要素，为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然而，由于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还处在探索阶段，因此当下其赋能乡村振兴面临着诸多困境，新质技术受限、资金支持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传统观念禁锢等多重困境掣肘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给乡村振兴带来许多困难和挑战。

(一) 科技赋能不足，乡村创新发展动力受限

新技术应用在乡村地区面临困境。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地区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新质技术的赋能，新质生产力是在技术成熟、要素聚集的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而乡村地区的发展与城市相比长期存在差距，导致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乡村发展时面临诸多现实阻碍。一方面，乡村发展关键技术突破不足。乡村资源丰富，但受底子薄、基础配套设施滞后等因素影响，新质技术在乡村的应用需要更高的运营成本。从市场行为主体来看，很多企业依然倾向于依托发达地区的红利开展生产经营，不愿意承担在乡村发展中带来的不确定风险，这就导致乡村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关键技术研发资源与资金支持，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充分释放新质技术对乡村产业的赋能效应。另一方面，乡村资源转化能力存在结构性短板。尽管乡村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相关企业到乡村发展，但乡村资源分散、缺乏规模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加上乡村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见效慢，使缺乏资源转化能力的企业难以在乡村找到适配的技术应用场景，造成企业自身及乡村产业科技创新动能不足，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技术支撑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

乡村自身能力有限,对接新质生产力存在技术障碍。一是新质技术传播渠道单一。目前新质技术在乡村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与专家下乡指导,但由于乡村基础设施不健全,且乡村地区人才匮乏,这种推广方式只能满足部分近郊乡村或重点示范区域的需求,覆盖范围狭窄,无法有效回应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技术需求。二是乡村产业缺乏整体规划,新质技术在乡村应用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产业结构的诸多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传统格局。这种分散化的生产主体导致乡村产业结构单一,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低,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难以构建^[13]。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以及智能化设备,但从整体来看新质生产力中科技的力量还未真正发挥作用,新质技术的应用需要适配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场景,而乡村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科技应用缺乏针对性,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生产效能,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产生实质性阻碍。

(二) 乡村生态政策落实困难,环境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村民生态意识薄弱,生态资金投入不足。受传统生产力的影响,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以生态换生产”的阶段,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乱砍滥伐、焚烧秸秆、污染水源等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现象和行为,致使乡村生态政策落实困难,其根源在于生态文化未能深入人心。首先在宣传阶段,由于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宣传保护生态环境时未能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这导致村民难以理解具体做法,政策宣传效果不佳;其次在落实阶段,缺乏明确的生态环境保护具体规划以及执行措施,村民整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加上生态资金来源单一,过度依赖于政策补贴而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需求,加大了生态工作落实到位的难度;最后在监督环节,生态监管制度不完善,威慑力度弱,难以让村民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建设与治理的环节中还存在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着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迫切需要推进乡村生态文化整体性建构。

乡村生态基础配套设施薄弱,绿色生产技术的转化与推广面临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生态治理技术与乡村实际生态治理情况不匹配。乡村与城市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许多在城市中能够得到有效应用的生态治理技术难以在乡村得到直接应用,或在乡村的应用效果不佳。而且新质生产力推广下的新技术还处于新兴阶段,新技术的运用伴随着一系列高额的成本^[14],一些普通乡村目前的生态建设与治理资金有限,很难满足新技术的投入使用需求。其二,乡村缺乏高素质人才的引领。受城乡发展差异的影响,许多人才更愿意选择在城市工作,乡村人才引进困难,然而新质生态技术在乡村的运用离不开高素质人才,这就限制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振兴,难以推广绿色生产技术以及生态治理技术,缺乏技术创新性以及技术适应性,导致技术难以落地实施。其三,乡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未能实现相互转化。乡村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乡村生态价值转换机制不顺畅,缺乏创新激励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困难,未能惠及全体村民。

(三)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智慧化建设进程缓慢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十四五”期间,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与引导,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得到创新发展。然而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数字技术未能在乡村大规模普及。截至2025年6月,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9.2%^[15]。这表明部分乡村地区仍未能实现互联

网技术全覆盖,与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相比,数字技术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不仅难以支撑起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会加剧城乡数字鸿沟。同时由于乡村数字化水平滞后于城市,对信息掌握不足,数字技术未能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致使市场竞争力弱,易错失数字技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机遇,导致乡村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

数字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智慧化建设应用率低。近年来,数字技术积极赋能乡村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合理优化乡村资源配置,进一步推动乡村数字治理现代化进程。但是,目前部分农村地区对数智化治理认识不够、主体数字素养欠缺,导致涉农数据资源集成共享缓慢^[6]。一方面,数智化治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可以将许多碎片化的信息收集统计成直观数据为乡村治理提供便捷高效的治理技术,但由于乡村治理缺乏系统规划,数字技术与乡村实际治理需求不匹配,易出现高技术低赋能的现实情况,进而导致形式主义,未能真正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乡村工作人员在实际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多重角色,需要处理乡村治理各方面面临的问题,但由于村干部自身能力有限,对数字平台以及复杂的统计数据掌握不到位,加上乡村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指导,因而运用数字技术治理乡村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同时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根深蒂固,对于村民来讲,“有事上门找村民委员会主任”比运用不熟练的数字治理平台解决问题更为方便,因此乡村难以建立起多元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机制,阻碍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进程。

(四)“观念囚笼”禁锢文化发展,文化创新动能不足

传统观念限制文化保护传承向现代化转型,文化资源价值转化低效。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土文化振兴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特色文化传承困难,严重阻碍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振兴的效果。第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村民对特色乡土文化的传承认识不足,村民整体参与文化保护的意愿不佳。某些乡村地区的传统观念仍以注重经济发展为主,过度开发乡村文化遗产,但又未能将文化开发与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特色文化遗产、遗迹、建筑等被损坏,传统手工技艺失传,使得乡村文化开发过度的同时又加剧了乡村文化遗产的破坏,失去乡村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核,导致文化断层。第二,“乡村空心化”现象导致乡土文化缺乏主体传承。受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大部分青年劳动力流向城镇地区,乡村出现青壮年缺失的情况,本土人才流失使文化传承缺乏内生动力,乡村文化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其三,乡村文化价值认同出现偏差,未能有效发挥文化价值。目前大部分村民学习城镇文化的价值理念,而忽视了本土文化的学习,本土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进而影响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新型要素支撑,新型文化产业的潜能释放程度弱。“因缺乏统一、高标准的数字化平台,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难以实现创新式、集约式发展”^[7]。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发展新型乡村文化产业适应其协同升级,但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阻碍了新技术要素对文化产业的赋能;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产业缺乏专业新媒体团队的运营,未能完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双结合的销售模式,致使文化产业发展新型要素支撑不足,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最后,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还未能改变传统产业发展的局限性,仍然存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产品特色挖掘不充分、文化产业价值转化存在障碍的问题,难以释放乡村新型文化产业所具备的潜能。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强技术革新,坚持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提升乡村智能化治理水平;培育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新质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一) 技术革新:构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

科技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局限,技术革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运用技术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以技术驱动乡村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乡村产业突破关键技术。首先在传统农业领域,加强生物技术与智能装备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改良农作物基因,同时充分运用智能装备技术让农业生产迈向自动化与精准化时代,加快智能化技术在乡村物流配送、营销服务环节的应用,打破农产品销售的地域限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农业与多维技术交叉融合,构建开放共享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激发科技创新赋能乡村产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其次加强研发投入,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依托高素质技术人才、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企业平台,培养专业素养深厚、创新意识突出的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全面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二是科学发展乡村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要以技术革新为动力,立足乡村发展条件,因地制宜结合各类资源推动乡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将乡村产业推向以生物经济、数字服务、绿色能源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聚焦未来农业业态,持续推进乡村产业的升级进程。三是完善乡村产业体系。通过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乡村“产业共同体”,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产业的优势,通过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改造、发展模式的绿色化转型、产业链条的现代化延伸,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形成乡村产业梯度发展格局等多维目标^[18]。

(二) 生态建设: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发展绿色化转型为乡村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建设是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引领作用^[19]。在技术赋能上,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推广使用绿色能源,打破传统发展中牺牲生态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乡村经济发展的绿色驱动,构建“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体系,解决乡村生态产业发展成本高、周期长、收益少等问题,鼓励村民应用清洁能源设施设备,以深化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抓手,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推广智能灌溉系统,引进新质技术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有效减少对水源、土质的负面影响,同时集成应用新质生产力技术,在乡村地区开展生态治理试点,探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在生态修复、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应用模式,采用轮耕、休耕、退耕还林等措施确保乡村生态平衡,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最大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在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上,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坚持生态修复的乡村以及村民做好物质保障工作,提高生态补偿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项目,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最大程度鼓励村民采用先进技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在生态保护宣传上,采用虚拟现实的技术手段,开展VR沉浸式体验,让村民直观感受到生态破坏的危害性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带来的直观效益,从意识领域强化村民生态保护价值认同,推动生态治理从“外部制约”转向“内外协同”的治理格局。

(三) 数字治理:数字赋能提升乡村智能化管理水平

数字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全方位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水平,构建乡村治理新范式。数字治理通过优化乡村治理体系,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优势快速转化为发展实效,实现乡村治理模式的精准革新,从而为乡村治理迈向新阶段寻找新发展契机。首先,加强乡村治理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数字治理转型进程中,数字基础建设是治理中的重中之重。新质生产力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乡村治理实践深度融合,搭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新型“数字乡村”平台或小程序,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转型,同时有效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推广“多站合一、一站多用”,便利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知情渠道,提高他们对村级事务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其次,乡村治理需要培育数字新农人作为坚实的基础保障。乡村政府结合本地区数字乡村治理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需求,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率。同时激发人才活力,开展数字治理相关技能培训,提高数字新农人的综合素质,给予数字新农人充足的发展空间。对现有教育资源及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创新激励机制,弥合数字鸿沟^[20]。最后在乡村治理模式上,精准定位乡村治理需求,激发多元力量,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现阶段,于数字乡村建设而言,多元协同共治理念已初步彰显,但新技术还需与乡村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紧抓“5G数字乡村”建设的契机,为乡村治理有效目标提供完备的数据支撑,提升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效率^[21]。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做好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党组织+委员会+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管理模式,形成各方团结联动机制,共同促进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新型治理模式转变,形成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四) 聚才育匠:破除“观念囚笼”培育文化振兴的新型主体

人才作为新质生产力创新的主体,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和人民事业要不断发展,就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2]在新质生产力突破新技术的浪潮中,乡村地区对培育和引进新型主体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理念,通过聚才育匠的方式解决乡村文化发展中“谁来承接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以此激活乡村文化资源,丰富乡村文化生产与发展空间。一方面,面向村民开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与技术的多元化培训,强化村民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度和掌握度,引导其主动转变传统观念,顺应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同时针对基层干部强化赋能培训,提升基层干部以新质生产力谋划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规划能力与思维格局,并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自媒体精准营销手段拓宽乡村文化传播渠道,拓展乡村文化影响力,从思想层面打破观念束缚。另一方面,聚焦乡村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需求,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乡村文化及其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在赋能乡村文化进程中落到实处。一是打造技术创新型人才。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一批专业强、素质高的技术型人才,结合乡村文化传承存在的实际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对乡村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采集与修复,构建三维

模型并纳入数据管理系统,实现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性活化传承。二是引进科研专业型人才,打造“乡村文化+”的新发展格局和产业形态。结合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人才引进的相关优惠政策,吸引科研人才看到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广阔前景,进而推动乡村文化要素与传统产业、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注意搭建乡村文化产业创意转化平台,促进人才与文化项目的精准对接,充分发挥人才的专业优势,形成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三是挖掘工匠型人才,有效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工匠型人才的引进与应用。建立系统化的工匠人才发现机制,建立工匠人才数据库,动态掌握工匠人才的技艺水平及创作成果,通过工匠人才创意转化,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将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激活为可持续发展的“活水”,激励更多的新型工匠型人才投身于乡村文化振兴的事业发展之中。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历史性跨越。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将新质生产力系统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更是发展现实的迫切需求和实践推进的必然路径,对引领乡村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境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新质生产力的系统阐释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动新质生产力从外部赋能逐步转化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构建起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支撑的乡村振兴新机制,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新图景,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与发展贡献乡村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2.
-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
- [3]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4] 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3-12.
- [5] 陈秋红,邱欣,张宽.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逻辑意涵、现实约束与推进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5):50-60+212.
- [6] 湛泳,李胜楠.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逻辑、机制与路径[J].改革,2024(5):54-63.
- [7] 李锋,江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2):1-12.
- [8] 丁元竹.构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实践、理论和政策逻辑[J].行政管理改革,2021(11):29-44.
- [9] 周建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性与逻辑意蕴[J].探索与争鸣,2024(7):9-12+177.
- [10] 曹银山.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图书馆,2024(12):87-92.
- [11]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N].人民日报,2021-02-24(001).
- [12] 李博,李筱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基本逻辑和实现路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80-92.
- [13] 唐任伍,马志栋.乡村振兴战略中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与培育路径[J].中国流通经济,2025,39(5):3-14.

- [14] 冉永春,陈晶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5,44(1):60-65.
- [1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5-07-21)[2025-08-25].<https://www.cnnic.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16] 庞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数智化转型研究[J].智慧农业导刊,2025,5(14):17-20.
- [17] 邓云,逢卉一.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探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4(6):56-68.
- [18] 陈倩茹,刘思雨,谢花林.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J].当代财经,2025(5):17-29.
- [19] 赵春玲.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6):115-130.
- [20] 黄博,吴晗.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的构成与运行[J].江苏社会科学,2024(6):140-148.
- [21] 罗亮,陈婷,徐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J].学术交流,2024(7):99-112.
-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1.

The Log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UI Fazhan, LUO Ying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rves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ncompas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pelling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green initiative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productivity acceler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boosting rural living prosperity.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cluding restric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weak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confined by the cage of concepts,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alent gathering and craftsman cultivation can inject fresh momentum into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ment log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郭珊珊